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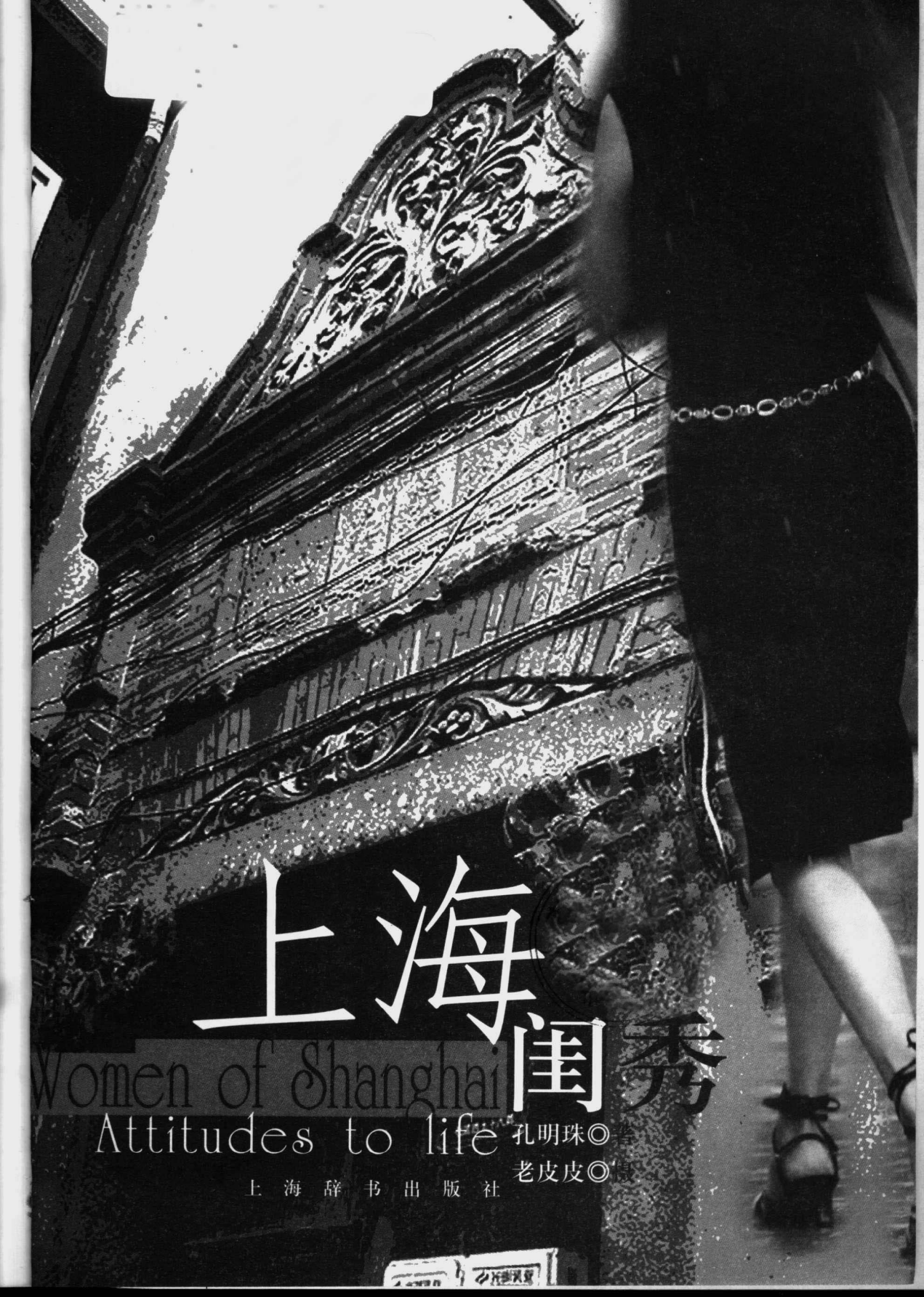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闺秀

Women of Shanghai
Attitudes to life

孔明珠◎著

老皮皮◎摄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

上海

Women of Shanghai 闺秀

Attitudes to life 孔明珠◎

老皮皮◎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闺秀/孔明珠著;老皮皮摄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
2006. 8

(上海书系)

ISBN 7-5326-2074-3

I. 上... II. ①孔... ②老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77763 号

上海闺秀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海辞书出版社
(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www.ewen.cc www.cihai.com.cn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18 印张 11 $\frac{10}{18}$ 字数 193 000

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 100

ISBN 7-5326-2074-3/K · 366

定价: 24.00 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联系电话:021—56628900 × 813

著 述 孔明珠

摄 影 老皮皮

责任编辑 朱志凌

装帧设计 杨钟玮

序

序子

孔明珠的文字，比如美国女画家欧姬芙的花，浓艳，妖冶，大刺刺的开在那里，夸张，且霸道，有一种顽强在里面，那种样子的顽强，并不是盲目的，底子里有着素朴的生命的张力。

孔明珠成长的背景里有孔另境、鲁迅、茅盾等著名出版家和作家铺排，算得上是书香门第、知书达理的人家。姐姐们到了十八岁，父亲去金店打了项链，星型的挂坠，里面藏着永远不会重新来过的少女时光。在上海，所谓好人家的女儿，都会有这么一个类似的青春仪式。这样的仪式，到了孔明珠时代，被终结了。文革了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拮据的日子里，父亲向自己最小的女儿传授的是洗衣做饭自食其力。比如张爱玲在逃出父亲的贵族家庭以后，母亲担心她的生计，教她如何坐公车，洗手帕。一些东西，从来没有，倒也无所谓，曾经有过，便是再也放不下了。这样的境遇，落在张爱玲那里，是苍凉虚无；落在这边厢，孔明珠的语境里，则是失落与珍惜。

17岁，孔明珠下放到农场，遇见了不同的人，不同的事。一个寝室，比如一个上海女性的博物馆，芍药牡丹栀子花，无论贵贱，百花争艳。她渴望读书，但是轮不到她。政治的高压下，理想与浪漫，竟只能蜕变成犬儒主义和世俗男女的谨小慎微。混乱期间，孔明珠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，她所能有的只能是握住贴身

的环境——那就是被一些人指称的“琐碎”。

时尚的、琐屑的、感性的生活质素，表现了其与大时代大视景间的关系，并且在某一时刻，亦改变了大时代大视景。于是，孔明珠的文学命运里，注定了、亦注入了一种“琐碎”的历史感。张爱玲写上海女人，写到悲剧的时候，心一软，就变成了伤感。譬如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。王安忆下笔凌厉，不仅写上海女人的嗲功与精明，还把上海女人逼到大悲大恸的绝境。《长恨歌》里的王琦瑶，为了护住钱财，死于非命，而不是爱情。惘惘中，是遗憾和唏嘘。

大约是懂得，也是上海人的圆通，孔明珠把本来也许是悲剧的素材剪碎掉，悉由市井风格所取代。现世太急迫，即便努力呼吸，亦是稍纵即逝，能捏在手里东西真的不多。对一个女人而言，没有传奇，除了办公室的人情世故，就剩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了。孔明珠《上海闺秀》，写上海各等女人即景。这些女人，与孔明珠一样，都曾有过前尘往事，不是因为忘怀，亦不是因为胆怯，只是无从说起。她们选择了与自己讲和，与生活讲和，她们找到了她们彼此可以相互理解的平台——衣服、食物和时尚。孔明珠写她们，自己亦是其中的一个，在兹念兹，并非女性主义的立场，却也怅惘警世，反映了一座城市的悸动和渴望。



CONTENTS

目录

◎ 序 / 淳子

◎ 写意女人

- 大家闺秀 / 008
- 小家碧玉 / 013
- 幸福情商 / 017
- “嫁”鸡喜欢狗 / 021
- 心平才能气和 / 024
- 第三眼美女 / 027
- 食色女人 / 030
- “死腔”惹不起 / 033

◎ 男欢女爱

- 爱情备胎 / 038
- 给一个上海男人的表扬信 / 042
- 第三种女人 / 046
- 标本男人 / 049
- 女人的韬略 / 055
- 钻石王老五 / 063
- 喜欢倒霉蛋 / 067
- 气味相投 / 069



CONTENTS

◎ 七荤八素

- 上海熏鱼 /074
- 白斩鸡 /077
- 酒酿田螺 /080
- 面拖蟹 /083
- 花鲢鱼头汤 /086
- 七彩色拉 /088
- 毛芋艿光芋艿 /091
- 腌笃鲜 /094

◎ 妇道人家

- 精明主妇小居 /098
- 上海人的吃 /106
- 私车上路 /109
- 女人无聊三题 /114
- 购物游戏 /119
- 开一家玲珑小店 /124
- 编织乐趣 /128

目录



◎ 上海笔记

生于四川北路 / 134

阿妹 / 153

奶婶婶 / 159

◎ 弄堂闲话

上海人的口才 / 180

孝顺和节省 / 183

讨价还价 / 187

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/ 191

帅哥经济 / 194

不速之客 / 198

人在异乡 / 201

◎ 爱生活，爱上海 / 204

CONTENTS



◎ 大家闺秀

◎ 小家碧玉

◎ 幸福情商

◎ “嫁”鸡喜欢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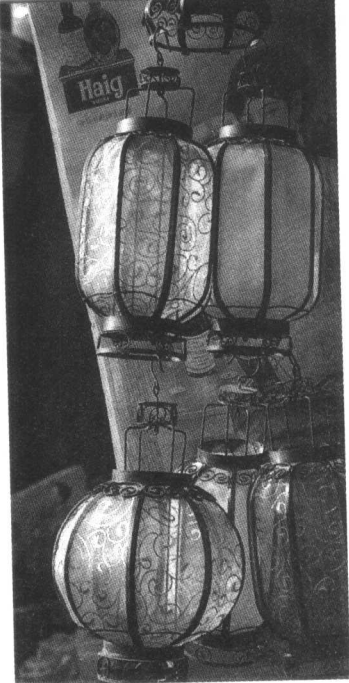
◎ 心平才能气和

◎ 第三眼美女

◎ 食色女人

◎ “死腔”惹不起

写意女人



女人是那样的尤物，写不尽，道不完。上海就像一幕紫色的背景，
俗世搭建了大大小小的舞台，霓裳幻影中，上海女人登台亮相，摇曳裙
裾，华丽转身，且歌且舞……

大家闺秀

大家闺秀中的“大家”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上是指世家望族，“闺秀”字面上看，是闺房小姐。大家闺秀是旧称，应该是指那些秉承传统家学，从高贵的门第中走出来的女子，大家闺秀一般有着上等的品貌和教养。

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，奥斯丁的《理智与情感》、《傲慢与偏见》，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等文学名著中塑造了很多大家闺秀的典范。大家闺秀恪守礼仪，习琴吟诗，知书达理享受荣华富贵，但决不是木头一块，没有感情的起伏，安于命运的安排。在爱情婚姻两性关系中，她们会比一般女性更多思考，于是命运更旖旎起伏。即使时运不济，家道中落，她们仍然会维持体面的底线，保留一份尊严。

《红楼梦》里的薛宝钗可以算是大家闺秀的典范了，她美丽大方，既有文才又识大体，虽然曹雪芹不怎么喜欢她，用了个有性格的“作女”黛玉来比衬，使宝钗落了个很不讨好的第三者下场。民国时代的宋氏三姐妹也是典型的大家闺秀，漂亮高雅，走的道路各不相同，却都为中国历史涂上绚丽的一笔。著名的苏州张家四姐妹张元和、张允和、张兆和、张充和出身名门，是第一批中国公学预科女生，个个兰心蕙质。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价，张允和嫁给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，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，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。她们除了发挥自己的才华，还安心做贤内助，辅佑丈夫的事业。到了晚年，大家庭之间还办张小报互通信息，活得那样雅致，心平气和，是中国最后的大家闺秀了。

时世更替，今天已经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家闺秀，说起这个名称，至多脑子里



浮现一点电影中的画面。比如春天暖洋洋的阳光照在一幢尖顶洋房的阳台上，阳台的藤椅上坐着个身穿镶有白色蕾丝花边长晨衣的妩媚小姐，手里闲翻着19世纪的外国翻译小说，有一搭没一搭地望着蓝天遐想。走近来，大家闺秀的气质沉稳，眉目疏朗，喜怒哀乐不全形于色，待人接物礼貌周全。

看20世纪30年代著名诗人、才子徐志摩的爱情故事，从其中的女人林徽因和陆小曼身上，就看出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对待婚姻和爱情的区别来。大家闺秀由于家教严格，自视甚高，一般不会主动示爱，文绉绉地以诗传情，烈焰奔腾在暗流底下；而小家碧玉则没那么多门楣沟坎的牵绊，很实际地一招一惹，使一下小性子，将男人搞得头脑不由自主晕乎乎的。这样，大家闺秀得到了所谓的“柏拉图”之爱，而小家碧玉则享受着凡俗尘世的爱情。

解放以后，先前出身名门世家、一落地就该属于大家闺秀的女孩，瞬间失去了依傍，公有化大刀阔斧抹去了一切旧社会的烙印。经济收入基本格式化了，尤其是几次政治运动后，富人都学会夹着尾巴生存，女人的打扮也都革命化。妇女解放喊口号“我们都有两只手，不能在家吃闲饭”，闺秀们走出家门参加工作，出身在她们身上只留下淡淡的痕迹。

记忆中，知青大批下乡的时候，知识分子的后代最积极，惟恐落后了改造不成世界观，工农后代听天由命无所谓，只有大户人家的闺秀知晓外地生活条件的艰苦，下乡劳动的恐怖，一般都在妈妈的庇护下按兵不动，任凭人家把锣鼓敲到大门口，温笃笃也不和人争执。

弄堂底小白姐姐就是那样，外公是上海滩名医，爸爸是医院主刀，妈妈是地段医院打针的，对人客客气气，不卑不亢，借口生病把女儿藏在家里养着。小白姐姐长得很一般，瘦白的脸上有几粒雀斑，手腕伸出来比一般小姑娘要细，眼睛长在额骨头上，从来不和你对视，走路烟似的轻。她不去上山下乡，天天看外国小说，闲闲地养精神，种几盆月季、玫瑰。后来实在无聊，她自学裁剪，一件燕子领黑白朝阳格衬衫穿在身上，得体优雅，其他小姑娘想请教，小白姐姐把人拦在楼梯脚下，就是不承认



无论什么朝代，什么环境，总有一些女人不是人云亦云，跟风追潮流的，她们是心里有底的女人……

自己会裁剪。小白姐姐不到弄堂里白相，跟一个老教授学日语，结果高考恢复她一下子就考取“上外”，毕业后进外企工作，后来到日本定居了。

弄堂里还有一个绰号“老妖怪”的中年妇女，据说也是有钱人家出身，但她就不是闺秀的做派了。描眉涂唇，穿尖头皮鞋，衣服都紧紧地包在身上，每天傍晚夹着个闪片珠珠小包出门去，把屁股扭得一弄堂人要跑出来看西洋镜。“老妖怪”逢人便炫耀她有压箱底，吃定息，有海外汇款，但是只要她头一扭过去，就有婆婆妈妈们撇嘴说她的坏话。

所以，能和“闺秀”两字沾点边的女人，一定是低调行事的。无论什么朝代，什么环境，总有一些女人不是人云亦云，跟风逐流的，她们是心里有底的女人，交朋友也只认自己的圈子。在美国定居的华裔中，有很多这样的女人，讲得出自己家庭出身的来历，亲亲眷眷不是前朝做官的就是今朝实业家，他们的后代一般不和圈外的家族联姻。当然时代进步了，这样的观念未必妥当。港台电视剧里面有多少富家子弟和灰姑娘的纯真爱情被父母拆散，有多少闺秀错嫁花花公子忍受心理折磨。然而“门当户对”这些圈内的规矩也是因为有大量事实依据、由良莠概率“钦定”的，还是讲科学的。很多教会不和异族通婚，似乎也是这个道理。

白先勇《最后的贵族》小说很好看，谢导演电影拍得却不怎么成功，最最令人失望的就是女主角潘虹的气质，如果不具备贵族后代的气质，至少也应该有大家闺秀风韵，然而从电影中看，除了她显然比角色大很多的年龄以外，一颦一笑都那样忸怩做作，即使在家庭尚且辉煌的时日里，也没有清高、淡定和雅致的风度，这样的大家闺秀形象上就不可信，故事再如何编，观众也不会感动。

女孩子的脸上是有气场的，所谓的脸面之气，由内而发。从小生活在和谐的家庭气氛中，活动在空间宽敞的知识家庭里，见多识广，那样的女孩子脸上呈现大家之气。反之则不然。其实，即使在如今的上海还是找得到一些闺秀的踪迹的。在上海愚园路、华山路、湖南路几幢旧别墅中，几条著名的新式里弄中，外观朴素的咖啡馆里，老牌出版社办公室、小书店中，高尚地段的外国人超市里，那些表情淡然，礼貌、低调的

女人很可以看得出她们的出身。

今天的上海人社会生活层次拉开，经济收入有了很大的差别。有钱的父母，谁不想自己的女儿走出家门被人称为“大家闺秀”？然而“大家”很多，“闺秀”却不然。这些新贵们前无家传渊源，后有断裂的知识结构，父母自己不学无术，没有一点知识底蕴，有了一点钱，生怕人家不知道，急于将自己的女儿培养成“贵族”，孩子一到会走路便琴棋书画眉毛胡子不分样样去学，拔苗助长。穿得像黑社会老大，带着孩子进出高档场所，吆五喝六喧哗斗富。如果女儿长大以后书读不好，便胸部一拍送到国外接受所谓贵族式教育，放任挥霍，开跑车泡酒吧乱交男朋友。

那句俗话“一个贵族要三代才能形成”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以为自己家大业大，生出来的女儿就是大家闺秀，那是要被人笑的。电视访谈很能暴露一个人的修养，有些盛名之下的女人，事业不错，打扮也时尚，言语谈吐，一颦一笑想扮演成大家闺秀，却不知不觉尽现小家之气。

今天的闺秀，更多的是气质，是教养，是品德上的定位。从爱情婚姻角度，也许大家闺秀的矜持会错过一段好姻缘，婚姻不一定很幸福，就像徐志摩的发妻张幼仪，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。但是她们遵循传统礼教，家学渊博、内心丰富、才情斐然，这样的女性从人的整个生命来说，是活得舒展的，健康的，也一定是幸福的。

小家碧玉

说到小家碧玉，脑海中立即浮现出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石库门房子的影像——

清洁的弄堂里、石库门厚重的黑漆大门外，几位穿着青色夹旗袍细眉细眼的纤巧姑娘，围着一堆说悄悄话，一会儿发出银铃般的笑声，一会儿掩着樱桃小口，露出羞涩的模样。小家碧玉长得也许俏丽，也许活泼，在大场面中，两眼一闪一闪地露出惊喜的神态，动作有些拘谨，显得楚楚可怜，让男人陡增“护花”的勇气。

在茅盾的小说《林家铺子》中，林老板的女儿明秀就是典型的小家碧玉。林家在江南小镇算个小康人家，林小姐上开明的学校，接受进步思想，在家里是宝贝女儿。抗日风潮吹到小镇，林小姐想扯布做新衣服换下身上的洋装来抵制日货，可是父亲的小店铺生意差不能如愿。林小姐在家里哭闹使小性子，但也是会看父亲的眼色，适可而止的。这就是所谓小家碧玉，正因为出身于小家，抗不过天灾人祸，女孩子自然学会了世事周旋之道。碧玉当属宝贝，被人欺负过头当然不行，所以到最后林老板给人逼债，警察局长要霸占林小姐做小老婆时，万不得已之下林小姐只有逃走，听由母亲安排，下嫁给店里忠心耿耿的伙计寿生，也算是那个特殊年代里实实惠惠、明理的选择。

旧上海不少资本家是有两个老婆的，有的甚至是姐妹两个同侍一个男人，同一屋檐下相安无事，也只有出身家的女孩子才能做到。至于别处安居的二房小家碧玉大多数是识大体的，只要钱财不断，几个子女都会给男人好好地养大，不会打上门去争个名分。这种家庭的女儿，尽管父亲家大业大，但不是在正房受教育生长，就不能算是大家闺秀，她们的眉眼之间也会不一样，流露出一种低低的愁婉之气，不会盛气凌